

(美) 哈罗德·科伊尔 著

蒋坚松 安莉 陈建凯 译



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三次 世界 大战



2009/01

(美) 哈罗德·科伊尔 著
蒋坚松 安莉 陈建凯 译

第三次世界大战

哈罗德·科伊尔 著

蒋坚松等 译

责任编辑：吴正刚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8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26 插页：2

字数：203,000 印数：1—8,000

ISBN 7—5404—0504—X

I·405 定价：3.20元

前 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苏两国的对抗在世界事务中举足轻重。虽然，可以说这是一个北约组织对华约组织的问题，但是，它是两个主要对手之间的对抗。问题改变了，地点改变了，支持者改变了，冲突的方式改变了，唯一固定不变的只是两个主要对手——美国和苏联。

这一对抗的最终结局将会如何？众说纷纭。一方面，持乐观态度的人认为，这两个大国将会学会和平共处，找到一种和平的方式去解决他们的争端；另一方面，那些愤世嫉俗的人则认为，在核武器的大破坏中，这两个超级大国不但会毁灭自己，而且还会毁灭整个世界。这两个大国都拥有这样的能力。

讨论这样的重大问题，或者对这一对抗的结局作出预言都不是本书的意图。我的目的简单得很：讲故事。

该故事谈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是在假定美苏两国试图采用武力的方式解决分歧的情况下，被美国召去解决问题的。更明确点说，这故事讲到在这样的战争中，有这么一个连，或者说一个队，该队叫扬基队，是在西德的一个重坦克战斗队。故事开始时，该队有八十四名官兵，配备有现代的高技术武器，还有些有点过时，但是经过实践证明是好的装备。尽管该队是重坦克战斗队，却隶属于一个机械化步兵部队。

主角是扬基队的指挥官肖恩·班农上尉。通过他及其部下，

在美国参战士兵眼里欧州的现代战争是个什么样子便跃然纸上。

班农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个典型的美国军官。大学毕业后，他在美国后备军官训练队中取得了军官资格，曾担任坦克排排长、坦克连连长及营参谋。他所受的军事教育包括《装甲部队军官基础教程》及《装甲部队军官高级教程》，这两门课都在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学的。此人已婚，二十七岁，有三个孩子，取得历史学学位，大概，他的官阶再高也永远高不过陆军中校。

扬基队里的官兵都是他们所在的社会的产物。多年前，有人就曾经这样说过：军队里的士兵实际上就同产生他们的社会一个样。这话照样适用于今天的军队。今日的美国士兵就是美国社会的产物。在未来的战争中，正如过去那样，美国士兵将被迫在黑糊糊的泥浆里、在极端恶劣的气候中这样恶梦般的生活，吃的是脱了水的冷冰冰的食物，睡眠甚少，随时随地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参战，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将决定战争的前景，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将决定明日世界的模样。

这一虚构的战争的方案是从约翰·哈克特将军的书——《第三次世界大战》及《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透露的故事》——借用来的。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进行的一场常规战争的方案。约翰·哈克特将军在书中把重点放在世界的政策和策略。本书则从另一角度去干预生活：从坦克部队指挥官及战士的掩体中去看战争。

本书所有的人物同样是虚构的，要是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有任何相似之处的话，则纯属偶合。书中所涉及的事物及单位当然也是虚构的，所提及的大多数地点、城镇及地区也是虚构的，同真实的地方毫无相似之处。唯一的例外是东德南部的图

林根林及萨勒河，还有柏林。

本书没有也不想阐述目前美国军队的主义、政策、计划或宗旨。

目 录

前 言	(I)
序 幕	(1)
第一章 厉兵秣马	(4)
第二章 首战告捷	(29)
第三章 新的使命	(57)
第四章 进入真空	(84)
第五章 猎人猎物	(108)
第六章 危急关头	(127)
第七章 鹿死谁手	(147)
第八章 养精蓄锐	(168)
第九章 战争升级	(191)
第十章 红色黎明	(207)
第十一章 地空作战	(225)
第十二章 故伎重演	(244)
第十三章 挺进萨勒	(262)
第十四章 新的曙光	(281)
尾 声	(289)

序 幕

七月十五日美联社新闻报导：“波斯湾战争今天继续升级，伊朗飞机在巴林领海外攻击了两艘油船。据报道，一艘荷兰油船离港后不久于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沉没，目前还没听到任何幸存者的消息。另一艘巴拿马油船在开往巴林途中受到两架伊朗飞机的攻击，据报道，伤亡严重……”

七月二十二日电视新闻报导：“尽管受到联合国、西欧国家、日本及美国的谴责，伊朗仍决心继续对任何进入波斯湾的船只进行攻击。目前，波斯湾已被该国宣称为交战地区。在霍尔木兹海峡外波斯湾入口处，原地抛锚、等待僵局打破的油轮继续增长。船主及船长们认为，这种僵局不会持续太久。正象一位船长所说，‘他们以前也曾这样试过，但是总是退让。他们太需要我们了，此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

七月二十六日，国务院新闻稿：“伊朗战斗飞机昨天攻击印度洋公海里的商业船只，这是对自由世界安全的一种威胁。美国 and 自由世界决不让这种蓄意制造的恐怖行动听之任之而不受惩罚。美国在继续寻求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切有效途径的同时，正在考虑采取军事方式。”

七月二十七日，国防部新闻稿：“今天上午，美国驱逐舰查尔斯·洛根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外的公海里巡游，受到苏联巡洋舰的撞击和炮击，美国军队还击。目前，双方损失及伤亡情况尚不知道。”

七月二十八日塔斯社新闻稿：“华约组织部长会议今天结束，决心共同面对美国方面的威胁和战备。来自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及苏联的代表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对美国对华约组织的任何成员国的侵略，决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七月二十八日白宫新闻稿：“鉴于目前的危机，总统已发布了一项命令，命令十万非现役部队及各州县民兵的全体人员置于联邦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有关人员及单位已接到通知，并正向各自的动员站报到。”

七月二十九日梵蒂冈新闻稿：“教皇提出的到莫斯科同苏联总理会谈、谋求和平解决目前危机的要求遭到拒绝。教皇呼吁双方牢记他们对人民、对世界的责任，并再次表示愿意对今后的任何谈判提供帮助。”

七月三十日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稿：“在法国总统同苏联外长间举行的一次激烈的会议于今天结束。苏联外长提醒法国总统，如果法国不卷入目前苏美两国的危机中，这将最为符合法国本身的国家利益。在会后立即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法国总统宣布，法国将遵守条约，为保卫欧洲、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尽责。

法国总统接着还宣布，除战略核力量外，法国的所有军队将在目前危机中与北约组织成员国积极配合。”

八月一日电视新闻报导：“因插播特别通知，现节目暂时中断。来自北约组织总部布鲁塞尔的一则未加证实的消息说：北约组织的成员国已命令他们的武装部队动员起来，按战争时期部署兵力。华盛顿官方对此未加评论。今天早上七点钟，总统将对全国发表讲话，之后，国务卿及国防部长将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这似乎更证实了上述消息的可靠性。”

第一章

厉兵秣马

喧闹声及刺耳的噪音听来就象来自这黑暗的狭长地带的尽头一般。当他从沉睡到半睡半醒时，脑子里只有这样的感情，这样的感觉。在这地带的近处，从车里传来一声镇定的低语，“不重要，睡你的。”但是，无线电台里又传来呜呜声，那刺耳的声音一个劲地大声叫喊着，“B3R56——我是K8M77——无线电通话检查——我已讲完，请回答。”车里的那个声音这下不吭气了。责任在召唤，只好不再睡了。

当班农上尉慢慢醒过来时，其它的感官也开始活动了。他最先感到的是周身疼痛、肌肉痉挛，这可是在不平整的床上睡觉的结果。这床用那些快要堆满战车内部的个人衣服啦、车上装备啦、给养盒啦、弹药箱啦、还有其它一些零星东西铺成的。这样一张由柔软、不太柔软、直至十足坚硬的东西拼接起来的床乱七八糟、歪歪斜斜，对人的躯体自然也毫不留情了。只不过，他实在太疲乏了，而且也想尽量离无线电台近一点，这样，他也能如此睡觉，经受着此等折磨。

他周身仍然疼痛，肌肉还在痉挛。但是，他睁开双眼，开始仔细打量着这装甲人员运输车，想再次确定一下自己的态度。车里有一盏圆盖形灯，就在他头顶，光线昏暗。车上的一切都罩上了一层可怕的蓝绿色，这使他想起电影里的场面。

连队的主任参谋罗伯特·乌列斯基中尉坐在战地给养箱上，盯着无线电台，等着对方再对他呼话，他就坐在乘员舱的中央。在班农斜对面的驾驶舱里是人员运输车驾驶员詹姆斯·赫利，他缩成一团，睡着了。班农盯着赫利看了好一会，心里感到奇怪，在这么一个糟透了的位置上，这小子怎么能睡得着。背上一块扭弯了的肌肉发出一阵刺痛和痉挛，这使他记起了自己这睡觉的地方。他想，也许这驾驶员的处境不至于如此糟糕。

静电干扰的劈啪声、无线电台上面明亮的桔子色灯光以及小冷却风扇越转越快的呜呜声预示着另一次呼叫的到来：“B3R 56——B3R 56——我是K8M77——无线电通话检查——我已讲完，请回答。”赫利表情依旧，除了那只拿着手持送话器的右臂及右手动了一动之外，身体的其它部位一动不动。他举起送话器，放在离嘴边约一英寸的距离，按了一下通话按钮，等了两秒钟，那无线电台上的小冷却风扇又呜呜转了起来，等到风扇转动稳定，他讲话了，仍然面对无线电台，仍然没改变表情。

“K8M77——我是B3M56——停止呼叫——我再说一遍——停止呼叫——报话完，不必回答。”乌列斯基松开通话按钮，手慢慢放回膝盖上。他继续盯着那部这下子沉寂下来的无线电台，似乎要是它敢再叫起来，他就要向它猛扑过去一般。不过，无线电话没再呼叫了。

由于喉干舌燥，班农虽然费力讲话，结果却是发出了不连贯的咕哝声。他尽力用唾液润了润喉，第二次讲出的话就稍为好了点。“又是三排吗？”

乌列斯基依然是原来的那副表情，盯着无线电台，简短答道，“是，先生。”

“几点钟”。

乌列斯基举起左手，动作缓慢、机械，就象他原先回答对

方无线电话时所用的姿势一般。他看了看手表，考虑了一会，用同样单调的声音简单答道，“两点三十四。”

乌列斯基中尉并不是个毫无感情、没有表情、动作机械的人。相反，“斯基”，或者按士兵们对他的称呼，乌中尉是个幽默风趣、敏悟机敏、风度翩翩的人，他很善于汲取波兰笑话，亦能恰如其分地运用这些种族笑话取笑对方。他现在这样，只是因为从凌晨开始，大家都变得如僵尸一般。要连续好几小时坐在这辆被称之为人员运输车上这又小又冷的铝装甲盒子里，只有两个睡着的活尸为伴，除了盯着不希望或不想要它尖声呼叫的无线电话出神外，再也别无他事。这只会使人更感疲乏。乌列斯基亦不例外，班农也不例外。

对主任参谋说的话，班农考虑了一会后便开始慢慢筹划起下一步了。人员运输车里静悄悄的，乌列斯基又转身注视着电台。他的思想慢慢活跃起来了。显然，坐在那里，看着乌列斯基注视着电台决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而且，班农现在周身痛得厉害，要再入睡也是不能的了。要不痛，要不痒，唯一的办法就是活动。该是他尽最大努力起床的时候了。况且，他们的队在一小时内得做好战斗准备，他也需要一段时间去恢复精神。其他人在战斗准备时显出一副刚从床上爬起来的样子倒是允许的，但是，作为全队的指挥员，至少要给大家一个十分清醒、随时准备与世界较量的样子。这个晚上——如果在一堆五花八门的破烂货上睡上四个小时能够亦称为一个晚上的话，倒是过去了。该是去迎接新的一天、迎接另一个黎明的时候了。这是扬基队从驻防地开拔出来、开赴边境的第四个黎明了。

早在坦克部队从后门开出、向边界进发前，帕特·班农就知道，肖恩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另一次演习而已。结婚八年了，

又在军队中生活，丈夫的心境如何，帕特就象看书一般，一眼便看得出。刚开始，变化甚微，军队广播的晚间新闻里播送波斯湾交战国的油船沉没倒是另一回事。军界的生活依然如故，肖恩也仍然不断早出晚归。

等到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答应把战斗部队运到那一地区时，变化开始了。丈夫在部队里逗留的时间多了起来，过去，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每天通常在部队里呆上十二个小时，现在则延长至十四、五小时。指挥官们轻描淡写，以要为即将到来的野战演习作准备便解释过去了，但是，这些“一直在服役”的妻子们却马上明白，这新情况并不寻常。

有些妻子开始变得紧张不安起来。她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但是她们却感到，不管发生什么事，决不会是好事。其他人则一味谈论这件事，好象非把这个重大秘密弄清不可。白天里，她们带来了“小道新闻”，聚在一起，为了共享信息，她们讲着头天晚上从各自的丈夫那里得来的消息，交换着意见。不过，帕特倒愿意学营里那些岁数较大的妻子们的样。第四装甲部队一营指挥官的妻子卡西·希尔说话办事就象平时一个样；还有玛丽·谢尔也是如此。帕特及很多妻子们都学她们的样。她们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事，爱唠叨的婆娘对局势是毫无帮助的。

已公开宣布，苏联正派出一支海军部队到波斯湾，去“帮助该湾维护和平”，这就剥下了最近正常状态的伪装。肖恩早操后回到家里，帕特便把这一消息告诉他，他只是简单地回答道，“是的，我知道。”他的态度使帕特确信，他早已知道这一事件，很可能还知道得更多些。当军界里流传着准备了好几个月的演习忽然取消了的消息时，这种担心及预感就变得更明显了。自在德国驻扎两年半以来，这样的事还从未发生过，更糟的是，

演习取消了，而每天十四小时的常规却仍然没有改变。

在今后几天里，一营的各种进一步准备似乎同世界局势的每一新恶化密切联系。一天，肖恩把他的战地装备带回家来，取出了破旧工作服和衣服，放进了一些新的。第二天，帕特从军人售货店回家时，看到军用汽车场里停着有“弹药小心”标志的卡车，正给坦克卸下一箱箱的东西。就是军人诊疗所也开始把东西装包了。美、苏军舰在波斯湾冲突并互相开火的消息使最近那些仍持乐观态度的人们沉默不语了。

对此，帕特毫无准备。突然之间，她才开始明白，她的丈夫可能会去打仗。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毕竟，肖恩是军人，而军人就得打仗。这就象肖恩有时候说的那样：这正是他拿薪水的原因。帕特知道，这样的事总有一天会发生的，不过，她可从未认真考虑过。现在，她不得不去考虑了。这真象一个漆黑的大深渊。她没有准备，也不知道该做什么。部队花了大批钱财训练肖恩，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的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派得上用场；对军人的妻子，部队可是一个子儿都没花。帕特认为，她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在这时期里，尽量使肖恩舒适安逸。

除肖恩外，还有孩子们。最大的孩子小肖恩已明白有些事不太对头。他是个六岁的小孩，感觉敏锐，他已看出父母想法掩饰起来的紧张和恐惧。他没去议论什么，只是在每天早上问他的父亲晚上是否回家，以此表明自己的关心。小肖恩总是醒着，等到他父亲真地回家了，他便从自己的床上爬了起来，跑到父亲那里去，紧紧地抱着他，一点也没有放父亲走的意思。肖恩只好把儿子抱回小肖恩的床上，把他放下去。跟儿子谈一会话。另一个孩子库尔特三岁了，同他哥哥不一样。女儿萨拉一岁了，长得很快，什么都想学两个哥哥的，她整天忙着观察，

忙着恶作剧，也就没注意到常规给打破了。

从家里一下子来到战场，还得准备打仗，班农混乱的思想更不知所措了。这几乎就如他已搬到另一不同的世界一样。考虑如此深刻的问题他无论如何是不会得出结果来的。他只好行动起来，在目前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着，愿家里的人一切都好。

班农活动着身子，可活动的结果却是新的疼痛和新的痉挛。他小心翼翼、慢条斯理地移开身上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坐了起来，一动也不动，休息着，考虑着下一步该做什么。干这码事匆忙不得。他的思维就如两点三十四分时的动作一样缓慢。

“好啦，我想，该是一大早就去把加吉严厉训斥一番的时候了。”与其说班农是在对乌列斯基说话，还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你以为这一连三天来，因为这同样的事他被我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后会学乖一点吗？老天爷，这些尉官们真教我受不了。”

乌列斯基的脸第一次有了点笑意，接着，他便咯咯地笑了起来，回嘴道，“是呵，尤其是这一位。”

“别那么沾沾自喜，斯基。我喜欢你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当你当少尉的时候，我并不认识你。”

乌列斯基看着班农，仍然笑嘻嘻的。“我可从未当过少尉。我不愿意当那样的角色，我对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征兵人员也是这么说的。自然，当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物时，他们也就同意了。这样，我到这里来了，作为一个成熟的美军中尉到这里来了，为了民主自由，为了保疆卫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班农傻笑着，摇着头，“天哪，太阳还没出来，就有人在这里吹牛皮说大话了。我最好还是出去，要不就会给淹死了。”

他们俩咯咯地笑个不停。在这样的时刻，军人还能如此幽默，还能在这两点三十四分中找到乐处，真有点令人不可思议。

“我打算先到三排去，把加吉骂一顿，让他明白无线电静默的意义。然后，再到机械排去，看看他们干得如何。我还得赶回来做战斗准备哩。你最后一次检查电池组是在什么时候？”

“约二十分钟前。到战斗准备时不会有问题的。”

“但愿你是对的。我可不希望指挥官及主任参谋的坦克到早上出洋相。这样的形象可就太糟了。”

乌列斯基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反驳道，“形象？你是说我们得开始为自己的形象担忧吗？你以为士兵们忍受得了吗？”

“放心好了，中尉。主任参谋们及排长们到了早上也会提高的，这你知道。”

乌列斯基把头低了下去，举起双手，做出个投降的姿势，反复说着，“是，先生，是，先生，别把我敲得太厉害了，先生。”说着，他转过身去，面对电台，脸上仍然笑嘻嘻的。

班农在那堆他当作床铺用的杂七杂八的东西里翻来翻去，拉出了他的装备，开始装束起来。战地茄克啦、防护面罩啦、网状服啦，再带上武器及其它杂七杂八的东西，当然，还要带钢盔。一穿上这种网状衣服，总使他想起竞技场上那些斗牛士。一个全副装束起来的美国士兵所要穿的衣服就是这个样子，肯定，在设计时根本就没想到装甲兵。每次他从车后门退下时，心里就总有这样的想法。爬越这个四英尺的门对他总是一种挑战。在黑暗中，这样全副武装起来可就更加有意思。不过，在早上这个时刻，他需要的最后的東西就是挑战了。

还好，班农能够伸开两足直立。在狭窄的人员运送车里一呆就是好几小时，寒气及晨雾倒使人精神为之一振。不知怎的，这反而使他更多地想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四月或五月初的清晨，而不是现在这里的八月——八月的德国气候倒更象新英格兰的春天。